以下試閱皆為初稿，之後會加以修正及潤飾

試閱一 （作者:零空）

「一松哥哥──」撒嬌般的語調向上，是家中末子慣性裝著可愛的熟悉嗓音。話者將手自然搭上一松肩膀，意外成為一個壓迫的姿勢:「幫我好不好？」

太陽穴彷彿隱隱作疼，一松默默皺起眉頭，拉下口罩重申自己立場:「麻煩死了，最後一次喔。」

「好──好──謝謝哥哥！」又是一貫裝無辜的可愛笑容，敷衍帶過一松一再重申的『最後一次』，トド松比出一個錢錢的手勢說道:「這個晚點再給你，謝啦一松哥哥！」

嘆了口氣，一松默默走出門外到巷口的便利超商。仗著自己兇狠的臉和犯罪臭，雖然是未成年也不會被店員要求檢查證件，幫忙トド松買菸也不是第一次了，反正那傢伙不會在家裡抽，所謂叛逆期的青少年追求新刺激的心情他也明白，就這樣默許トド松的行為，不反對也不贊成就是作為哥哥他唯一能做到的事了。

反正トド松也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和十四松不同做了壞事也不會被抓吧。嘛、只要不被爸媽發現就好。

「欸一松？你拿著很有趣的東西呢？」

插著帽兜口袋正要回家，經過便利超商門口的おそ松意外發現一松難得出了家門，明明自從輟學之後都一直窩在家裡的，今天竟然出了門還買了、香菸？

翹著腳哼著曲子打發時間，おそ松堵在家門口等著一松回來，夕陽的餘暉下他的臉顯得晦暗不明。トド松悄悄拉開家門，一踏出門就被坐在一旁的おそ松嚇了一跳，淡淡撇過來的眼神像是蛇一般冰冷。

「啊、トド松你知道……一松去哪了嗎？」

火光燃起，夜晚降臨的這一刻，微微的火光映照在おそ松的側臉，唇部的線條顯得格外性感。點燃手上的香菸，おそ松深深吸了一口，張開薄唇吐出，隱隱可見鮮紅的舌尖。嚥下口腔自然而生的液體，煙霧瀰漫，刺痛了眼瞳。

「好啦、所以呢？」

所以什麼？

汗珠自短刺凌亂的髮尾滴落，微苦的滋味意外地符合當下的情景。

像是預見沒有人會回答他的疑問一般，おそ松逕自接話下去:「爸媽不知道吧？你們現在要怎麼辦？我可不會保密哦。」

「……嘖。」

「別想著給錢了事，嘛、誰叫你們排擠親愛的哥哥我呢。」一臉你們活該的無辜表情，おそ松嘴角勾起一個微妙至極的角度。

一松伸出手示意欲言又止的トド松不要出聲，咬牙脫口而出頂罪：「不是トド松的問題，是我自己…！」

「少唬我了？你們臉上的表情早就出賣自己了好嗎？」

「是我強迫一松哥去買的！是我的錯！」

「不是你的錯，閉嘴。」

瞟了一眼忿忿不平地瞪著一松的トド松，おそ松面不改色，依舊是那副輕鬆而充滿魄力的神情，他睨著兩人涼涼說道：「好了好了。連帶責任，一個都別想逃。」

招手示意一松過來自己身邊，他用手指捏住對方下顎抬高，看著無法動彈卻也毫不掙扎的一松滿意的笑了。深吸一口上癮毒性的尼古丁，大拇指壓住一松的下唇強硬打開口腔，在對方尚未反應過來之時湊上嘴吐出氣息。

盯著被嗆辣出淚咳個不停，面色潮紅的一松淚眼婆娑地瞪向這方，意思是要自己停手的樣子，おそ松皺起眉頭對トド松說道：「你也過來。」

看著トド松一臉惱怒，心不甘情不願地走過來，おそ松迅速扯過對方的手臂。沒有言語，翻過對方的手掌使其朝上，讓自方才起沒有間歇燃燒著四竄濃煙的源頭輾轉熄滅在トド松掌心。

壓低眉頭，おそ松略帶警告意味地低聲警告：「好好記住這個懲罰，知道？」

其實トド松並不喜歡香菸那特殊的味道。會抽起菸，大概是因為無謂的叛逆和……對哥哥的憧憬。

他曾經偷偷見過，一松哥哥偷偷瞧著吸著玩具香菸耍帥的カラ松，難得地露出微笑，和十四松哥哥玩在一起時那種無奈寵溺的笑容不同，是真真切切的嚮往喜愛事物的笑容。

也許、也許，自己也能變得足夠帥氣。沖著這樣的念頭，トド松耍賴地試著要求一松哥哥幫忙買菸，而一松哥哥竟然也就這麼答應了，他們成為了一同參與秘密過程的共犯。

トド松的心情是複雜的，既喜悅而又感到些許的嫉妒，微妙地攪和在一塊形成混亂的思維。

對使喚一松哥哥去做禁忌的事從中獲得優越感的自己……是否有些病態？和對絲毫沒有意願阻止自己的一松感到怨懟——因為如果是十四松哥哥要求一樣的事，一松哥哥一定不會允許的吧。這樣真的是對的嗎？他不禁懷疑起自我。吶、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並且期待起事蹟敗露的一天。這樣的話，我們就是一起的了，吶、對吧？

——所謂的『共犯者』。

試閱二　（作者：小山羊）

在おそ松將トド松的手翻過來時，トド松立即察覺到おそ松的意圖。眼前的長男面不改色，以近乎接吻的距離強灌廢菸給一松，原以為自己也會受到一樣的待遇，但トド松從おそ松的眼神知道，他要トド松留下後悔一生的傷痕。

－－可以喔，無所謂的。トド松看著おそ松將菸頭朝下，他不自覺地吞了口口水，但一直提醒自己不能哀聲哭號。那肯定很痛吧，將燒燃的菸壓在掌心直到熄滅，但如果おそ松要他吃下這一記，他會忍著接受的。這不會是讓他反省的傷痕，反而是能時時提醒他，這是他與一松共犯的罪印，是值得炫耀的勳章，如此一來，也能在一松心裡留下烙印吧。想到這裡，トド松不自覺地勾起了嘴角。

但是，這只是想像。

おそ松的視線轉移了，トド松還沒猜到是怎麼回事，就看到一松撲了過來，單手打下おそ松手上的菸。

菸蒂落在地上，在玄關的木頭地板上燒出焦痕。

トド松錯愕地看著這情景，看到一松擋在自己面前，渾身顫抖不知道是害怕還是生氣，看到おそ松瞥了地上的菸一會，然後默默地走過去將菸踩熄。

然後一松出了聲。

「你在想什麼……不要說你不知道這麼做會有什麼後果，おそ松哥哥！」

一松對著おそ松怒吼的時候張開了雙手，而被擋在身後的トド松，搖了搖頭。

不，不是這樣的，他不要被一松這樣守在後面。

而おそ松移回了視線，注視的不是一松，而是トド松，那眼神讓トド松倒抽了一口氣。

「我們的末子可聰明了，這麼懂得讓哥哥來保護自己啊－－」

「不是！」「你退下！」一松回頭對トド松吼著，才這瞬間分神，おそ松已經來到一松前面，緊握著他的手腕反扣身，突然的攻擊讓一松發出哀號。

「我在教訓弟弟呢，一松，不是懂我們的規則嗎？誰允許你干涉？」おそ松的笑容跟口氣都很溫柔，非常溫柔，一松的關節卻發出了嘎滋聲，弄得一松滿臉冷汗。

「住手！おそ松哥哥！」トド松驚慌起來，而おそ松冷瞪了他一眼，讓トド松不敢前進。

「以為是誰讓事情弄成這樣的？你先安靜。」おそ松說著低下頭看著一松，「回答呢？」

「……你那麼想用香菸燙人，就燙在我身上吧，弟弟做錯事，由哥哥承擔，很合理吧。」一松咬牙切齒。

「你搞清楚狀況好嗎？」おそ松揚起頭，「你的懲罰我已經給過了，而トド松卻什麼教訓都沒得到喔？這樣公平嗎？」

「你對我們兩人的教訓一點都不公平！」一松對おそ松大吼出聲，「對我吐菸我可以接受，拿菸去燙トド松？我不知道你今天發什麼神經，但不許你拿我弟弟來出氣！」

「夠了！おそ松哥哥！」トド松終於有勇氣過去，捉住おそ松的手想讓一松脫身：「一切源頭是我，你想做什麼就衝著我來啊！」

在トド松扯開おそ松的手，得以拉一松回去時，トド松原本鬆了一口氣，然而他對上おそ松的臉，他整個人僵得站不住。

おそ松看起來在笑，眼睛卻毫無笑意。

在他正想開口說什麼的時候，咖滋一聲，大門被推開了。

「我回來了，咦？你們在這裡作什麼？兄弟？」

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是松野家的次男，カラ松。

（作者：零空）

「Brother？」一進門就察覺到的奇怪氣氛，默劇一般讓人不快的空氣讓カラ松疑惑地皺起

眉頭提問，聲音落在安安靜靜的客廳格外響亮。

就像質問一般。

トド松撇開目光，一併迴避了問句；おそ松垮下笑容，沒有回答的打算。

將視線轉移到唯一沒有反應的一松，カラ松更加不解了，一松就像是什麼事都沒發生似的，用看著自己的表情相當平常。不過當注意到一松手上明顯的傷痕時，無法平靜的人反倒換做了カラ松自己：「一松！你的手是怎麼回事！」

聽到カラ松激動的語調，一松沒有像剛才衝突時那樣驚慌，反而露出一抹自嘲的笑容：「不小心弄傷了，反正就算留下疤痕也沒關係吧……區區垃圾罷了有什麼好大驚小──」

「有關係！」打斷一松的喃喃自語，カラ松一把抓起一松的手腕，紅色的傷痕在白皙的手上顯得特別突兀──那不應該出現在自己親愛的弟弟身上：「怎麼可能沒關係？爸媽、大家還有我都很擔心阿！」使力將一松拉向自己的方向，カラ松難得強勢地表態：「過來，我幫你擦藥！」

「……喔。」低下頭，一松默默地跟上前，離開了客廳。

方才撇開目光的トド松瞇起眼，默默看著一松順從的跟在カラ松身後，低下的臉龐上有著若有似無的笑。轉過頭，トド松看到的是同樣不知道在思考著什麼，臉色陰暗的おそ松──有點道不明的情緒，就這樣在心中悄悄地發酵了。

試閱三　（作者：小山羊）

トド松趴在學校頂樓的圍牆，看著浮動的雲，輕吐了一口氣。

如果他嘴裡含的是菸，那麼就會吐出一道白霧，順著風緩緩往上升，繞著迷人的曲線。這麼一來，一松看到了，就會笑著說「不錯呢，很帥。」

不過，現在當然沒有菸。被長男おそ松整包沒收，八成自己解決了。

「擺出什麼長男的樣子－－」トド松嘟著嘴，有些不滿地嘟囔著。雖然口中這麼說，トド松的腳卻開始發抖。

他想起昨日，在カラ松帶一松回客廳療傷時，おそ松目送他們之後的沉默。

トド松那時猶豫了一會，思考是否要趁著事態變化時趕快脫離這種與長男獨處的情境，而在他抬起腳，裝作沒事一般地經過おそ松時，他聽到了不高不低的聲音。

「今天先放過你。」

トド松不敢回頭。

他只是假裝沒聽到，若無其事地進客廳查看一松的狀況。カラ松給一松包紮得很漂亮，明明是這樣，還是讓人覺得挺不爽的。或是說明明是瘀傷還用繃帶包根本北七。

「哈啾！」又打了一個噴嚏，想著剛剛的發抖可能是頂樓風太大，トド松吸了一下鼻子，接過旁人遞來的面紙，輕聲說了謝謝後用力擤了鼻子。

然後他感覺背脊一冷。

「旁人」？知道怎麼上來頂樓，還有知道他會來頂樓的，一直只有松野家的人。トド松緩緩回過頭，對上那與自己長相一樣的男子。

在身後的，是松野家的三男，松野チョロ松。他保持一貫的下垮嘴，面無表情地看著トド松。

不是おそ松。トド松鬆了一口氣，但又稍微感到警戒；他知道チョロ松跟おそ松感情一直很好。

「一個人在這作什麼？」チョロ松走到トド松旁邊，而トド松別過頭。

「也沒什麼，只是想上來透透氣。」

「這樣啊。」チョロ松抬頭看著天空。「トド松。」

「幹嘛？」

「你什麼時候對菸產生興趣的？」

チョロ松面無表情地望著トド松，トド松瞪了他一眼。

「おそ松哥哥說的？」

「是啊，真不敢相信，還以為トド松滿有常識的。」チョロ松嘆了口氣，「吸菸會造成肺癌，口臭，不舉，你這麼聰明，應該不會做蠢事吧。」

「咦－－」トド松露出不屑的笑容，「不是哥哥們很愛做的蠢事嗎？」

「トド松。」チョロ松瞥了トド松一眼，「什麼時候你覺得可以跟我們平起平坐了？」

トド松發出小小的呿聲。

「不過，你八成不是真的想抽吧。」背靠著護欄，チョロ松雙手環胸。「就是想享受一松替你去冒風險的感覺對吧。」

「唔。」トド松小心地瞄了チョロ松一眼，チョロ松依然面無表情。

チョロ松則是很誇張地又嘆了一口氣。

「トド松，在此奉勸你，想撒嬌也好，賣弄弟弟的魅力也好，你去找カラ松，要不然找我，只有一松，勸你不要再找他了。」

「哈啊？」トド松冷哼了一聲。

「トド松。」チョロ松的口氣依然那麼苦口婆心。「你想好好地活下去吧，保持那漂亮的臉皮，繼續討人喜歡的活下去。」

「チョロ松哥哥到底在說什麼，我聽不太懂耶。」トド松看著遠方的風景，他那口氣就像孩子一樣天真單純。

「你知道一松跟おそ松哥做過了嗎？」

トド松倒吸一口氣，他抬起頭，面色蒼白地看著チョロ松。

「咦？」

「男同志之間能做的，什麼都做過了喔。咦，原來你不知道啊。」チョロ松回過頭，望著トド松的視線沒有溫度，「所以也不知道，おそ松哥對一松近乎病態的想法對吧？」

トド松深吸了一口氣，別說不知道，那根本是沒想到的事。原來如此，所以，昨天的おそ松才會這麼異常。

別開玩笑了，トド松抿了抿嘴。

「那是什麼表情？」チョロ松的表情顯得無奈，「真的是為你好，你別再去惹一松了。」

「チョロ松哥哥。」トド松瞥了チョロ松一眼，「看著你，讓我想到一篇中國故事呢。一隻狐狸走在老虎前面，讓小動物嚇得逃跑，好像大家怕的是那隻狐狸一樣。」

トド松突然一陣暈眩，腦充血的感覺外加視線的改變，以及肚子突然的劇痛，讓他愣得反應不過來；等他察覺到自己的狀況，他發現自己的前軀正對著學校下方，チョロ松從後雙手扯著トド松的腰帶將他提起來，讓他前半身躍過護欄，再往上提就會整個人掉下去。

「等、等等！チョロ松哥哥！」トド松尖聲叫了起來，而貼在他背後的チョロ松，保持著跟剛剛一樣的平板音調。

「別亂踢，我要是痛得鬆開手，你會掉下去的。」

トド松看著下方的風景，深吸了一口氣。

「真的掉下去的話會怎樣呢。我想想，松野家的末子突然意外過世，真的很遺憾。在家的一松一定驚訝萬分，他會追問著我是怎麼回事吧，一定會對我生氣，咦，會對我生氣耶，然後就會縮在角落偷偷哭泣，他不喜歡讓人知道他的情緒。我會穿上喪服，用著很遺憾的口氣對一松這麼說，我也沒想到トド松會這樣，要是我多瞭解他一點就好了，明明在學校，跟他最熟的就是我啊。難過萬分的一松，會一直來找我聊著你的事吧，我也會抱著悲慟的心情跟他分享關於你生前的種種，直到有一天，一松只願意從我這裡聽到關於外面的聲音。很不錯不是嗎？大家會很難過，但是很快就習慣，畢竟我們是六胞胎嘛，就算少了一個，基因上也毫不可惜。」

トド松感覺身體發冷，一滴冷汗沿著鼻頭滑下，沒幾秒就落到了下方。

好可怕。

好可怕！

在トド松要放聲大叫的時候，突然頭又一陣暈眩，視線恢復正常；チョロ松把他拉了回來，讓トド松好好地站回地上，或說將他用力往後扯，整個人往後重重摔地。

「啊，幸好目前，我還沒那麼想殺掉兄弟呢。」チョロ松頭看著天空，自言自語般地說著：「目前為止啦。」

トド松立即趴在地上，用盡全力地將肚子裡的東西全嘔在地上。他覺得好噁心好噁心，自己的親哥哥幾乎要殺死自己了，還用著毫無感情的話語。

チョロ松又望了トド松一眼。「好噁心。你等等記得要清理啊。」

擦去了嘴上的穢液，トド松瞪了チョロ松一眼，勉強地爬起來。

「我不懂啊，チョロ松哥哥，你來找我作什麼？是おそ松哥哥讓你來警告我嗎？」

「你在說什麼啊，是我自己決定來找你的喔。」チョロ松說著從襯衫口袋拿出半包菸。那是昨天一松買給トド松的，看著チョロ松若無其事地抽出一根菸點燃，トド松氣得渾身發抖，但他知道，他現在必須忍耐。

白色的煙畫出美麗的曲線緩緩升上天空。

「我啊，第一次知道おそ松哥跟一松的事，也是滿驚訝的。」點了點菸灰，チョロ松開始自己說起話來了，「而且也不算是講，不如說，おそ松哥讓我看著他玩弄一松的景象吧。那真是奇妙的畫面，只能用著難以形容的心情來看待，尤其，一松看起來似乎很愉快。」

「那到底是生氣呢，還是不解，或是噁心，還是妒嫉，不，那是一種，奇妙的喜悅感。」

「我大概很早以前就知道沒辦法得到一松，也不是，我沒想過跟一松發生那種關係，所以看著おそ松哥哥將手伸進一松的衣服裡時，滿腦子衝擊的我在那瞬間才明白我失戀了。咦，對弟弟失戀了，這是什麼奇怪的感覺啊。然後就是，看著跟自己個性最相似的おそ松哥扳著一松的臉與他舌吻的時候，有種充實的滿足感。我想，就算是おそ松哥同意讓我碰觸一松，我也不敢碰吧，那樣保持著距離看著一松發情的表情就是最好的辦法，果然就著三公尺的距離，看著一松，套弄著，是最棒的呢。」

「正因為我真心誠意的表達出自己的想法，所以，おそ松哥才會把我當作同伴，跟我分享他與一松的事喔。」又吐出了煙，チョロ松又望了トド松一眼，「有在聽嗎，トド松。」

我為什麼非得聽哥哥的變態發言？為什麼非得待在這裡？トド松不理解地盯著チョロ松，看著他又深吸一口煙。

「不如我講清楚點吧，トド松。要嘛，就是成為我們的同伴，或者——」チョロ松把菸往樓下拋去，看了トド松一眼，「成為我們的敵人。」

トド松吞了一口口水。

不行。

他得幫幫一松。

ーー不，他想要的，是順從自己的想法。

「ーーおそ松哥哥想要我做什麼？」

目前，先假裝加入他們吧。

試閱四　（作者：小山羊）

下了樓，準備沿著走廊回去教室的チョロ松，因為疲憊而顯得臉色難看。他在學校本來就維持著風紀委員的嚴格形象，好學生都對他敬而遠之。

這對現在的他來說正好；他實在不太想跟不熟的人搭話。

在チョロ松正思考是否要隨便找個理由翹課的時候，突然有人從後重重地撞到他的後背，讓他發出「嘖」的一聲，回頭想白後頭的冒失鬼一眼。

他家的兄弟說，チョロ松的白眼會讓不認識的人嚇到尿出來。

然而チョロ松身後的人只是笑了一聲，伸出手繞過チョロ松的胸口，將下巴放在チョロ松的肩膀上。

「小チョロ，正巧啊正巧，我們下節課一起翹掉去玩吧。」

這聲音一聽就知道是誰。チョロ松翻了翻白眼，心想難怪自己的嘖聲跟眼瞪嚇不到人。

「什麼啊，是おそ松哥哥。」

從後抱著他的，是家中弟弟鄙視如垃圾，但又畏懼如猛獸的，六胞胎長男。

チョロ松雖然一開始閃過一絲不快，但很快的他發現自己笑了，沒回頭就說著：「好啊，我下節課跟老師說我剛剛都在找你回來。」

「那就這麼說定了。」おそ松鬆開了手，繞到チョロ松旁邊，用手勾住チョロ松的脖子，笑道：「去老地方？」

「還能去哪呢？」チョロ松嘆了一口氣。

松野家兄弟有幾個獨屬於他們聚會的地方，而在學校中，除了トド松常待的頂樓，另一個就是幾乎被棄置、在焚化爐附近的儲藏室。松野兄弟最初鍬開了門，發現裡頭整理一下還算是舒適，於是幾個兄弟，主要是おそ松及チョロ松，將紙箱整理好，鋪上一些布成為座椅及桌子後，就成了他們兩個常來翹課休息的地方。

一進到儲藏室，甚至不等チョロ松把風確認沒被人看到，おそ松就直接往鋪了布、排得整齊的紙箱躺下去，以最舒服的姿勢翹起腳。

至少等我關個門吧。チョロ松低聲抱怨，輕輕拉上門，留了個縫，然後將氣窗打開。

「唉，還是跟チョロ松一起比較舒服。」躺下用雙手撐著後腦的おそ松故意大聲地說著，待チョロ松也找了個紙箱坐下來，おそ松又繼續說了下去：「雖然カラ松是個好傢伙啦，但是跟他聊久了，肋骨實在是很痛耶。」

聽到カラ松的名字被提到，チョロ松挑起眉，注視著同樣回看著自己的おそ松。

平常，おそ松只會找チョロ松一起吃飯；偶爾會找カラ松一起，三個排行較大的哥哥一起吃飯聊天。今天，チョロ松吃完就藉口說要幫師長做事，提早離開了教室。

這是チョロ松與おそ松特意安排的。

「好啦，先說結論，我不認為カラ松打算礙我的事。」おそ松閉上眼，輕輕笑出聲，「雖然我們都認為應該要打探他的想法，但實際聊過啊，果然カラ松還是值得信賴的。就算故意跟他提起一松的事，他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反應，反而更多的是向我請教怎樣才不會讓一松生氣。カラ松真是安定到令人安心啊。」

「問題不在這吧。」チョロ松雙手抱胸，眉間透露了焦慮，「カラ松不能拉入伙，也不好讓他成為敵人，他是最麻煩的類型，一旦認真起來、甚至惹怒他，就算我們兩個一起也很難對付。」

「是啊，所以カラ松那裡還是要巧妙地瞞著他，而更重要的是－－」おそ松眼睛一瞇，低聲說著：「你把トド松搞定了嗎？チョロ松。」

チョロ松靜靜地看著おそ松好一會。

「－－嘛，算是吧。」

「怎麼這麼不確定啊，我的チョロ松怎麼可能沒辦法將這件事辦好？」おそ松翻過身，轉為趴姿對チョロ松眨眨眼。

聽到「我的チョロ松」這個詞，チョロ松臉抽了一下，但他決定裝作沒聽到，說了：「他的眼神裡還有點倔啊，那個末子。不過，現階段應該是不會反抗我們了，大概也不敢去利用カラ松吧。為了要同時牽制他們兩個，我如此吩咐トド松：利用他的人脈，讓他幫カラ松找個女朋友，這就是證明他確實服從我們的工作。如此一來，他們兩人應該沒時間也沒心力去注意一松了。」

「真不愧是チョロ松。」おそ松咧出一口牙，笑著說：「トド松這麼倔強，你是怎麼說服他的？」

「你之前已經有警告過他了吧？おそ松哥哥。我覺得那已經算是一個好前提。」チョロ松鬆開了手，兩手放在併攏的膝蓋上，「然後給他施與強烈的恐怖，重重打擊他的自尊，他就不敢再反抗我們了。我裝作要把他摔到一樓，他嚇到吐出來，效果很不錯。」

「好可怕喔，チョロ松。」雖然說著這樣的話，おそ松還是嘻嘻笑出聲，「可是這樣就會讓他放棄嗎？只是單純恐嚇他，會不會讓他心挾怨恨，哪天窩裡反了？」

聽到おそ松這麼問，チョロ松眼睛轉了轉，最後別向其他方向，因為尷尬而不直視おそ松。

「怎麼啦？」おそ松歪著頭，「チョロ松有瞞著我的事嗎？」

チョロ松張開口，又閉起口，臉一陣白一陣紅。

「我跟他說……」

「嗯？」おそ松眨眨眼。

「我跟他說，你跟一松什麼都做過了。」吞了一口口水，チョロ松滿臉通紅。

おそ松噗的一聲噴出一口口水。

「不要亂說啊！才不是什麼都做過！」沒注意到チョロ松抽出面紙擦了擦噴在褲子上的口水，おそ松慌張地揮著兩手：「我不是跟你說你看到的就是我跟一松的進展嗎？只有接吻啊！啊，乳頭倒是摸過了。」

「可是－－」

「真是的，別亂說啊，被一松知道我們這樣講他會討厭我們的。」おそ松抱著頭，緊閉著雙眼。

「可是－－」チョロ松眼睛又轉了轉，低下頭，深吸了一口氣，「總有一天，你會得到一松的一切，對吧？」

おそ松睜開了眼睛。

「這是，當然的。」他瞇起眼，對チョロ松露出輕浮卻銳利的笑容，「但是還不能太急，那孩子內心可是很纖細的。」

チョロ松點點頭。同樣身為中間的孩子，他算是滿懂一松的心理的。

而おそ松突然從紙箱間站起來，走到チョロ松面前，雙手按著チョロ松的兩肩。

「我最喜歡一松，我也最喜歡チョロ松了，所以囉……」おそ松笑得眼睛瞇成線，彎下身對チョロ松輕聲說著：「我答應過的，從過程到結果，我佔有一松的一切都會與你共享，チョロ松。」

おそ松這句話讓チョロ松眼睛亮起來，他笑開嘴，用力地點頭。

「嗯……嗯！」

「說好了喔，我們一起好好疼愛一松吧。」おそ松低下頭，額頭碰著チョロ松。「只有我們。」

「嗯，只有我們。」チョロ松閉上眼睛。

只有我們，最棒的同伴。

試閱五　（作者：小山羊）**New**

第一個介紹的是只想讓手機中的電話數量增加的染髮女孩。

第二個介紹的是喜歡聽男生稱讚自己的女生。

第三個介紹的是嚮往白馬王子，滿腦子幻想的少女。

トド松總是笑著說，我有個哥哥想認識女孩子，而這些女孩也不問是哪一個，就開心的說想認識一下。當這些女孩遇見了カラ松，跟他聊了幾句以後，就匆匆找了藉口離開，之後也好一陣子不主動跟トド松說話。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看著那些眼神不跟自己對上的女生，トド松露出無可奈何的笑容。

沒錯，チョロ松要他介紹女孩子給カラ松，這個作法一來讓トド松表示忠誠，二來消耗了トド松的私人時間，三來又可以讓カラ松將注意力放在新的女孩，而不會注意自己孤僻的弟弟，是個一石三鳥計策。

清楚是這麼回事的トド松，表面上是照做，實際上不是。

理想的狀態就是假裝有在做，其實沒在做，用這種方式來爭取時間，這就是トド松現在在做的事－－他介紹給二哥的都是不論對象只要有都想去認識看看的女性，於是トド松做到介紹、也讓兩個人認識，也成功地讓女孩子對カラ松失去興趣。

這多虧自己的二哥是如此特殊；雖然本性溫柔又認真，但總是會講出雕琢過度語藻華麗反而讓人聽不懂想表達什麼的話，而讓他人聽了退避三舍。トド松也很清楚，大部分的女孩子無法跟カラ松正常地相處，強硬地推銷只會讓女生反感而已。雖然覺得有點對不起カラ松，但幸好カラ松是個連自己的不幸都能陶醉其中的人，不會被這種莫名其妙的求認識又求離去搞得心神不寧。

甚至カラ松也不問為什麼トド松突然開始幫他介紹女生了，他只在女孩子離開後，笑著對トド松感謝，自己的確想認識女孩子。

自己的哥哥實在是老好人啊，トド松無奈地想。

其實五個兄弟當中，這個哥哥真的是最可靠的戰友，無奈現在的局面是無法讓他加入戰局的，甚至連トド松自己也在提防對方成為新的敵人。

結果就是，又要應付チョロ松，又要思考怎麼靠介紹女生給カラ松來拖延時間，又要在中間想著怎麼對付おそ松，光這樣就讓トド松筋疲力盡。這也許就是おそ松想要的結果。

這種時候真的好想跟一松哥哥撒嬌啊－－

トド松看著遠離的女孩，輕輕嘆了氣。

以前那樣多好，就算在學校碰到不愉快的事，只要回家一松哥哥就會什麼也不問的包容自己，兩人開著無聊又低級的笑話，然後一松哥哥會故意表演些奇怪的搞笑橋段讓自己發笑。但是現在，大概連這樣都會被限制了吧。

想到一松不知何時起，就被おそ松控制住，逐漸限制行動，就覺得非常不愉快。

該說是為了一松哥哥嗎？其實也是為了自己吧。トド松心想，如果要讓關係回到過去，就非得解除這種病態的控制關係才行。

不過卻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呢。

看著手機上的女孩名單，トド松無奈地嘆了口氣。

「果然女孩子都是很害羞的，大家都不太敢直視男生，總是不好意思地別開呢。哼，就就是青澀的少女愛吧。」從剛剛開始就在旁邊的カラ松突然開口，讓トド松差點噴出口水，原本還在煩惱的事都不知道飛到哪去。

「カラ松哥哥，她們是不想直視你閃亮亮的裡襯。」トド松拿出手帕輕輕擦拭自己的嘴唇，偷偷在手帕下碎念不知道多少女生被哥哥的品味嚇到不敢接近。

「也就是說，女孩子對於帥哥，還是喜歡遠遠地觀望嗎？」カラ松說著彈了一下手指。

「沒這回事，而且哥哥你也不算是帥哥。」トド松平淡地回應。

看到カラ松那副既驚訝又疑惑的表情，トド松不覺有點想笑。有這個哥哥真的很好，只是這樣普通地聊幾句，就覺得好像不用這麼努力思考也無所謂了。

而カラ松露出微笑。

「太好了，トド松，笑起來還是比較可愛啊。」

「啊？」

「哥哥我看著是有些擔心的，我們那精明能幹的トド松，能介紹好多好多女孩子的トド松，看起來像是在煩惱什麼。是戀愛嗎？又或者是友誼呢？為什麼不說出口，又打算做些什麼。看著苦惱不已的トド松，我就覺得，自己是否能認識新的女孩子已經不是最要緊的事了。」カラ松說著，伸手拍著トド松的肩膀，露出爽朗的笑容，「當作トド松替我介紹這麼多女生的份上，就讓我聽你的煩惱，來當作謝禮，你覺得如何？」

原本還在猶豫該如何開口，結果カラ松主動詢問了。

這份幸運讓トド松欣喜，他不用拐彎抹角地用話題來詢求カラ松的幫助。但此時應該如何讓カラ松理解自己的困境，又能不驚動上頭的其他哥哥，這讓トド松思考了一會。

「該怎麼說呢，我有個喜歡的人，先叫他葡萄吧。」

「喔，葡萄小姐。」

其實是先生，不，親哥哥，トド松偷笑了一聲。

「我很喜歡葡萄，葡萄也很疼愛我。可是，有個蘋果也喜歡葡萄，而且也在控制葡萄的行動。我想阻止蘋果，可是卻沒辦法。我自己無法對付蘋果，更何況，蘋果還有一個同伴叫檸檬，他光讓檸檬來制服我，我就無法反抗了。現在檸檬也一直在監視我，別說幫助葡萄，我連幫助自己都有困難。」

カラ松聽了，認真地點了點頭。

「原來如此，也就是說，勇者草莓想要打倒蘋果魔王及檸檬將軍，藉此拯救葡萄公主是嗎。」

別把我也擬物化啊，怎麼突然變成了童話故事般的設定了？トド松覺得有點哭笑不得，但確實カラ松的理解沒有錯，也只能點頭。

「這很簡單啊。」カラ松對トド松單眨一隻眼，「トド松，你有讀過三國演義嗎？」

三國演義？不明白這個時候為什麼提到這個，トド松回答：「沒整本讀過，不過大概的進展跟人物有點概念。」

「東漢末期，群雄掘起，而最初掌握勢力的，是一名叫作董卓的人。他不但掌握大權，還有聞名天下最強的將領，名叫呂布，是連日本人都非常清楚，三國時代最強的武將。上有最高權力者，下有最高武力者，像這樣的組合，誰也不知道該怎麼對付。但那時王允就想到了一個計策。他把一名叫做貂蟬的美女送給了董卓，讓貂蟬成為董卓愛妾的同時，一邊勾引呂布，讓雙方以為貂蟬是愛著自己又被另一個人欺負，到最後，董卓與呂布開始產生嫌隙，最後董卓被呂布殺死。」カラ松說完這長長的故事，撥了一下頭髮，對トド松笑道：「這樣你明白了嗎，トド松。」

「嗯唔。」トド松露出似懂非懂的表情，「カラ松哥哥的意思是，我應該介紹一個美女給蘋果跟檸檬？」

「哈哈，也不需要想的這麼直接啦。我的意思是，當敵人有兩個的時候，就引他們自相殘殺，トド松不就可以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了？乍聽之下有點困難，但是人都有慾望，想想他們之間有沒有都想得到但是沒辦法兩個人都得到的事物，就會是引導他們內鬥的契機。」

カラ松說完露出得意的表情，トド松則是有些不以為然。

說的可簡單呢，原理是懂，但談何容易？想想おそ松跟チョロ松一直是出同一口氣，連這次的行動都是兩人毫無異議，馬上達成共識來對付他。他們一直都是互相分享著戰果，本性糟糕的惡童組。這世界上哪有兩個人都想得到，但兩個人無法都得到的事物——

想到這裡，トド松頓了一下。

有啊。

不就是，那個人嗎？

トド松突然豁然開朗，他真沒想到還能這樣對付這對惡童。

「You See？」カラ松又輕笑了一聲，得意的表情彷彿知道トド松一定會想到答案。

「カラ松哥哥，我想到要怎麼辦才好了！」トド松拉住カラ松的手，開心地說著：「有找カラ松哥哥商量真是太好了！」

「誰叫我是孤獨又寂靜的善良魔法師，藍莓賢者呢。」被這樣稱讚，カラ松也笑得閉上眼，盤起雙手：「我一直都是草莓的好同伴啊。」

トド松也這麼想；カラ松是他的同伴而不是敵人真是太好了。水果的追加設定就暫且不提，到底是魔法師還是賢者就不吐槽了。

「太謝謝你了，藍莓賢者。草莓我一定會找到與藍莓最相襯的水果。」

「真的嗎？太感謝你了！トド松！」

カラ松愉快的眼睛都亮了，而トド松則覺得放下一個重擔。

這下知道怎麼對付那兩人了。カラ松哥哥這裡原本被當作拖延時間的手段，現在就進行方案二，不要再介紹那種速食朋友，介紹不會發展太快，但是兩人會持續來往的類型吧。

算是答謝カラ松哥哥的計策吧，同時，也是避免カラ松加入戰局，成為最棘手的敵人。

既對カラ松抱持著罪惡感，又覺得自己非得冷靜的做，トド松輕輕握緊拳頭。

這都是為了一松哥哥啊。

試閱六　（作者：小山羊）

這天，トド松吃完午餐以後，就上了頂樓，趴在欄邊看著天空嘆氣。

看起來像是有煩惱所以想獨處吧？明明平時都會跟其他朋友笑鬧聊天，或是去跟別班的女孩子搭話。就算不是如此，找自己的哥哥，カラ松或是十四松一起吃飯，之後去哪邊聊聊，也是過去常有的事。

為什麼吃完飯卻這樣孤僻的待在頂樓呢？到底是在思考什麼呢？

自己一定給人這種印象吧？

聽到後頭傳來開門聲，趴在欄杆上的トド松微微勾起嘴角。他不是在想事情，而是在釣魚，而現在，魚給他釣上來了。

「搞什麼，你在這啊。」冷淡的聲音從後傳來，トド松聽的出來，那是他第三個哥哥チョロ松的聲音。

「人總是會想獨處嘛。」トド松故意裝作不想搭理的口氣。

「還以為你會去跟カラ松吃飯呢，畢竟我們不是拜託你那件事嗎？」走到トド松身邊，反身靠著欄杆，チョロ松沒將頭轉過去，只是抬頭看著天空。「進行得如何？」

「還說呢，你們不是很清楚嗎？唉唉，超不順的。」トド松低下頭讓額頭靠著欄杆。

「真的嗎？」チョロ松微微皺眉。「不是你故意沒辦好事？」

「你自己來試試啊，給カラ松哥哥介紹女朋友看看，沒搞到異性朋友都消失就算不錯了！」トド松故作激動地抬起頭，對著チョロ松說著：「要是女朋友這麼好交，我早就自己交一個了！」

「呵呵，說的也是。」チョロ松冷聲笑著，「我以為你不交女朋友有其他原因。」

チョロ松的意思是指，一松哥哥吧。トド松想。

「啊？什麼原因？」トド松眨著清澈的眼睛。

他有意跟女生打好關係，是為了社會地位；但始終無法跟女孩子進展成戀愛關係，如チョロ松暗指的，他有更加在意的人。

比起跟女孩子談戀愛，自己更想要的，是將那個溺愛自己的哥哥獨佔。

トド松很清楚自己是這樣的，他也不在乎這是否異常。正因為清楚，所以更能表現得一臉無辜。

チョロ松瞥了トド松一眼，想仔細觀察トド松是否裝傻，只見トド松微微皺眉，露出困擾的表情。

「欸，告訴我啊，是什麼原因讓我交不到女朋友啊，チョロ松哥哥。」

觀察不出所以然，看不出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チョロ松垮了垮嘴，他知道トド松長期處於末弟的地位，早就學會怎麼應付所有的哥哥。

「－－因為你這種撒嬌的態度啊。我說你，真是太習慣跟哥哥撒嬌了，女孩子不喜歡比她們還會撒嬌的類型。」チョロ松嘆了口氣，伸出手，摸摸トド松的頭。其實對於トド松表現出想依賴人的樣子，他雖然口頭抱怨卻不討厭。

「嘿，我在女孩子面前可不是這樣子。」トド松嘟起嘴假作不滿，其實內心鬆一口氣。要是チョロ松掐著他對一松的執著，接下來的話題可不好帶了。

那麼，要怎麼將話題自然地帶到那？

在トド松轉動眼睛思考這個問題時，チョロ松盤起了雙手。

「但先不論你，カラ松要交到女朋友應該也沒難到那種程度吧？他雖然老是講一些奇怪的話，讓人敬而遠之，但本質是個體貼而且有擔當的人。這種說法也許是兄弟間的印象美化，但事實上カラ松對其他人也是一樣溫柔，聽說在社團的評價也不錯。」

トド松若有所思的點點頭。カラ松的確是非常好的哥哥，在他煩惱時也立即提出意見，該可靠時真的很可靠。他可以理解一松那副似乎對カラ松有些憧憬的態度，也明白為什麼おそ松在發覺這件事時，第一個做的就是用溫和的方式排除カラ松。

如果，カラ松同樣對一松產生了自覺－－不，就算不這樣，當他察覺到一松那份憧憬時，カラ松會盡全力地疼惜這樣的一松吧？如此一來，那靠著一松溺愛來撒嬌的トド松，以及利用長男的高壓統治來控制一松的おそ松，將無法得到一松順從的兄弟愛。

就算おそ松不叫他做這件事，トド松大概也會試著讓カラ松轉移注意力，比如說運用末子特權向カラ松撒嬌之類的。如今おそ松與チョロ松指定他替カラ松找女朋友，很明顯是除了牽制カラ松外，也想牽制トド松。

但可別小看我。トド松心想，正是這種看似花時間精力的差事，才方便他混水摸魚。對此，トド松甚至覺得要感謝カラ松給他很好的建議。

牽制你們的方法，這不是有嗎？

「雖然看似沒有火花，不過，的確有個女孩子，跟カラ松哥哥好像有點希望。」トド松擺出認真的表情，看著天空說著，「並不是談笑間很熱絡的類型，那個女生在我介紹給カラ松哥哥之前，就看過他演的戲，就是之前他演男主角的那齣。那個女生沒因此喜歡上カラ松哥哥，只是淡淡地覺得『還不錯』，但是她對戲劇跟文學有點興趣，所以跟カラ松哥哥有話題可以聊，兩個人會彼此推薦書籍，互相說讀書心得。」

「原來是這種類型啊？聽起來很順利啊。」チョロ松喔的一聲點點頭，「像普通朋友那樣，平平淡淡地交流對吧？雖然不會熱切地想看到對方，但這種反而能長久連絡，好羨慕……不，我的意思是做的好。這樣就足夠了，可是我還是希望你能繼續觀察下去，若是カラ松被甩的話，需要有人安慰他，身為原『同伴』的你是再適合不過了。」

這種時候還想強調小圈圈？トド松在內心發出了呿聲，身為原同伴，他也不喜歡カラ松哥哥被這樣擺布。

但這「同伴」的情誼到底穩固到什麼程度？讓我見識一下吧，兩位哥哥。トド松抬頭看向チョロ松。

「嗯，我也覺得，這種興趣相合、價值觀接近，能夠細水長流的共處下去的關係，更適合彼此呢。」講到這裡，トド松閉上嘴，睜著眼直盯著チョロ松。

「……怎麼？」チョロ松揚起眉，敏銳的他當然注意到トド松語帶保留。

トド松於是別過頭，看著別的方向，「啊，沒事，其實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啦。」

「把話講清楚啊，トド松。」チョロ松單手搭上トド松的肩膀。

「不要，講出來チョロ松哥哥會生氣的。」トド松說著嘟起嘴，故意扭頭。

聽到這話チョロ松愣了一下。「呃，是跟我有關的事？」

「啊啊啊，真的沒事啦。」トド松緊閉上眼。

「別這樣說啊，我很在意，你快跟我說。」看到末弟這種反應，チョロ松開始有點慌張。「那我答應你，只是講講的話我不生氣。」

上勾了。トド松想偷笑但他得忍耐。於是他轉過頭，一臉正經地看著チョロ松。

「チョロ松哥哥，你是喜歡一松哥哥的吧？」

聽到這話，チョロ松愣了一下。他伸出手，掩住自己的臉，沉默了好一會。

「……還以為你要說什麼呢。」チョロ松低頭嘆了口氣。「的確是抱有情慾喔，但我不會碰他的，一松他啊，是おそ松哥哥……」

「チョロ松哥哥跟一松哥哥的個性喜好是我們六人之中相性最高的，我就算在旁邊看，我也看的出來。」トド松歪著嘴，眨著他清澈的雙眼，「你們都喜歡那種讓人不舒服的電影吧？而且會看的書也很相似。以前還不這麼覺得，現在覺得你們兩個感情越來越好了，常常兩個人安靜地待在房間看書也相安無事不是嗎？」

「兄、兄弟間總有感情特別好的吧。」チョロ松臉紅了起來，皺著眉盤起雙手：「就算我跟一松是感情最好的兩個人……」

「可是チョロ松哥哥也這麼覺得吧，細水長流才能長長久久。」トド松垂著眉，像是真的在擔心一樣，「雖然一開始聽到チョロ松哥哥說你跟おそ松哥哥的事嚇了一跳，可是，細想了一下，我真的覺得，チョロ松哥哥比おそ松哥哥更適合一松哥哥。」

對，就是這種方法；煽動チョロ松的戀心，讓他對おそ松產生對抗意識。他們兩個雖然從小就是同伴，但互相打起架可是比其他兄弟還兄弟，只要煽動チョロ松的競爭心，很快就能瓦解兩人的同盟關係。加入新的敵人風險很大，但只要能互相牽制就非常值得。

但是チョロ松沒有如トド松所猜想的因為害羞而擺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

他放下了手，冷冷地瞇眼望著トド松。

「トド松，你想做什麼？你也喜歡一松吧？」

チョロ松哥哥你在說什麼，一松哥哥只是我五個哥哥當中的一個啊－－

トド松張開口，想講這樣的話來取信。然而他只是呆愣在原地，張著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他眨眨眼，望著還在等他回應的チョロ松，他講不出那些虛假的話，忽然為了自己必須說謊而有想哭的衝動。

他說不出來。

他無法跟別人說，一松對他而言只是哥哥。

但在トド松眼淚快被逼出來的時候，チョロ松突然轉過身，歪著頭平視著欄杆外的風景。

「啊，不過，你這麼講，我的確也覺得，我跟一松真的很合。喜歡的東西很接近，理想的共處方式啊、約會方案啊，我跟他有很多相似又互補的地方。對耶，經你一說，我跟一松小時候的感情就算不錯……」

チョロ松突然叨叨絮絮地講了起來，而トド松只能愣愣地站在原地聽他講完。トド松吞了一口口水，稍微傾身偷瞄，看到チョロ松邊講邊露出開心的笑容。

啊呀呀，他差點忘記了，チョロ松是個自尊心很高的人，有人去附和他內心的真實想法，他的自信就會大增，甚至會因此陶醉在自己的世界，變得得意忘形。

チョロ松說不定，內心從很早前就有些矛盾動搖了。

像他這樣自我意識強烈的人，怎麼可能甘於屈於おそ松之下，眼睜睜地看著おそ松佔有一松？也許性癖能讓他容忍這種事，但感情只會讓內心的矛盾越來越強烈。如今居然有個情敵在肯定他，チョロ松一定喜出望外。

幸好是這樣。トド松鬆了一口氣，看チョロ松這副喜孜孜的模樣，肯定沒注意到トド松剛剛尷尬的模樣。

對這樣的チョロ松，只要再推一把就行了。

「一松哥哥的話，說不定也比較喜歡跟一個人安安穩穩的相處方式吧。」

彷彿自言自語地說出口，音量不大不小就是讓チョロ松聽到。チョロ松安靜下來，トド松確定剛剛那句話已經被チョロ松聽在心裡了。

「唉，不過比起這個，カラ松哥哥最好別多說痛話了……」自顧自地將話題轉回來，トド松趴在欄杆上偷瞄チョロ松，看到チョロ松面無表情彷彿在思索的模樣，トド松勾起了嘴角。

很好，就這樣，開始背離おそ松吧。

而我會在你們咬尾相鬥的時候，讓一松哥哥脫離你們的控制的。

試閱七　（作者：小山羊）NEW

計策已經施下，剩下的就是等他發酵。トド松想，現在要做的就是自然地等到おそ松與チョロ松決裂。

在那之前，要做的事就是－－トド松邊想邊走到校園側邊，鄰近球場的草地。排在他上頭的哥哥十四松，時常在那邊揮棒練習。

從被おそ松強行命令做事後，トド松一直在兄松間來來去去，忙碌不堪，卻在這段時間忽略了一松及十四松的事。這段時間內十四松知道他們之間發生什麼事嗎？又是怎麼看待他們的呢？トド松邊思考，邊看到草地的另一邊有著熟悉的兩人。

「トド松，你也來啦！」穿著一身棒球裝，十四松一見到トド松就笑著跟他揮手，而トド松注意到，十四松前方不遠處，正站著戴著棒球手套的カラ松。

「喲，辛苦了，トド松。」カラ松對トド松露出爽朗的笑，對他單眨一隻眼，「草莓勇者成功地完成任務了嗎？」

「少糗我了，カラ松哥哥。」トド松吐了吐舌頭，輕巧地帶過這個話題，然後看向臉上有著薄汗的兩人，「你們在玩拋接球啊？」

「嗯！カラ松哥哥在陪我練習拋球喔！」十四松開心地說著。

「Brother很厲害，球速快到我幾乎接不住呢。」カラ松也點頭，然後輕輕地將球拋回十四松。

「很有趣的樣子，我能在旁邊看嗎？下午想休息一下。」トド松也不等兩人回答，就走到旁邊的座椅坐下來，用手撐著臉，看著拋球的兩人。

「トド松不陪我們一起嗎？」十四松眼睛看著トド松，手中的球卻在接到以後精準地投向カラ松，讓カラ松有些驚險地接住。

「我體力沒有你們這麼好啦，可是可以一起聊天嗎？」トド松雖然這麼說，眼睛卻看向遠方的天空。

這麼說起來，過去跟一松一直最好的，就屬十四松了；他們從小學就是一起行動的同伴，中學後沒那麼親密，但還是時常獨處聊些彼此才知道的事。トド松想，如果十四松也對一松抱持著戀心，那應該沒有任何人可以競爭吧。

想到這，トド松搖搖頭，低下頭輕輕握緊拳。他對自己這種想法感到焦慮，好像兄弟之間都會喜歡上一松，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情敵，這種事是理所當然又正常一樣。到這種地步已經是病態吧？就因為自己喜歡著一松，所以覺得其他兄弟也會抱持這種異常的情感。

是因為おそ松那種強勢性的佔有讓自己的思考模式被扭曲，亦或，那享受著與一松成為「共犯」的自己本來就是扭曲的？只有在這份上，不希望任何一個兄弟介入，不希望任何一個兄弟與一松成為特殊的關係。

我生病了嗎？トド松沮喪地想著。

在他想著這些事時，突然聽到有什麼自己面前的聲音，定睛一看，是剛剛十四松與カラ松在玩的那顆棒球。

「トド松，對不起，我不小心把球拋歪了。」抬頭一看，トド松看到十四松揮舞著雙手，「拜託你幫我把球拋回來。」

十四松哥哥是不可能把球拋錯邊的。トド松想，於是他很快注意到，十四松只是想打斷他的思考。トド松彎身將球撿起，將球拋了回去，十四松俐落地接住球，對トド松露出大大的笑容。

「謝了！トド松。」說到這，十四松笑得瞇起眼。「一直以來，辛苦你了。」

トド松頓了一下，看著十四松回頭與カラ松拋接球，放鬆地笑了。十四松這個哥哥，看似從老實人變成奇怪的性格，卻跟以前一樣，細膩又溫柔。他實在不像自己，比起對一松投入戀心，更擔心身為兄弟的一松及トド松吧。

既覺得可恥，又覺得安心。明明都是些不能說出口的事，トド松卻覺得擁有戰友了。

「謝謝你們，カラ松哥哥，十四松哥哥。」

「嗯？」「欸？」カラ松及十四松同時笑望著トド松，トド松也終於打起精神，從座椅上爬起來。「我也來跟你們一起玩拋接球吧。」

「トド松也要一起玩嗎？太好了！」十四松開心地說，カラ松則趁機作伸展操。

「トド松也加入的話，我能輕鬆一點呢。」

「哈哈哈，カラ松哥哥還是會在意社團的事吧。」從十四松那裡又取得一個棒球手套，トド松往後走了一段距離，剛好與カラ松及十四松保持正三角形的位置，準備要接十四松的球。

「嘻嘻！那傢伙真的是那樣耶。」

不快的聲音從旁傳來。トド松沒有回頭，表情卻沉下來。

從他後頭傳來幾個不舒服的嘻笑聲，トド松不動聲色，只是假裝拋球給十四松，其實有在注意後頭人的談話。

「他真的有出門？不是成了家裡蹲嗎？」

「好像是假裝不良少年去買菸的樣子，有夠噁心的。」

「有夠爽耶，休學在家還能出門買菸的喔？」後頭的學生你一言我一句，嘻嘻哈哈地，但突然，他們停下腳步，看著在玩拋接球的三人。

不像故意不回頭的トド松，十四松及カラ松面無表情地看著那些聊天的學生，手上的動作也停下來。

那些學生愣愣地看著他倆一會，直到其中一個拉拉同伴的衣服。

「欸！走啦！」

「我們剛剛說的那些被他們聽到了，不會怎樣吧？」

「別怕啦，是其他松野，不是風紀委員也不是老大的那個。這幾個沒什麼關係，雖然是體育系的，只要不惹他們就沒事。」

「松野超噁的。」

那些人離去時刻意壓低聲音，卻還是被トド松聽得清清楚楚。トド松輕輕勾起嘴角，抬起頭看著カラ松及十四松。「我們繼續吧。」

十四松卻靜靜地看向カラ松，カラ松則嘆了口氣，回望著トド松。

「是那些人嗎？トド松。」

カラ松難得用正經的口氣問著，而トド松抿了抿嘴。

「就是他們。」

「唉。」カラ松露出無奈的表情，十四松則保持那種沒情緒的表情，看著離去的學生。

「沒事啦，一松哥哥現在也在家裡休息了。」トド松又露出可愛的笑容，用手拍著棒球手套。「我們繼續玩球吧。」

那些人是一松班上的學生。

トド松記得很清楚，在一松還沒休學時，トド松原本只是沿著走廊要移動到別的教室，不小心經過一松他們的班級。他們班上的學生，一望見トド松，就露出令人不舒服的笑容，在トド松每踏出一步時就發出嘻笑聲。

直到トド松班上的同學路經與他搭話，而トド松笑嘻嘻地回話以後，那些一松班上的同學表情一變，露出彆扭尷尬的神情彼此說著「認錯了」「不是我們班上的那個」。

一松一直沒跟其他兄弟提起，他在班上被排擠霸凌的事；トド松也是在那次經過才發現有這件事。

為了確認自己沒有想太多，トド松央求おそ松找藉口讓一松翹課（現在回想起來，這是最糟的決定），然後自己混入一松的班級，假裝自己是一松來上一堂課。作為其他班級的學生是不會發現的，而當自己就是當事人，那種感覺就很明顯。走進教室時就有笑聲，坐上位置時也有笑聲，傳遞考卷跟作業時同學故意不接讓紙張掉到地上，自己在抄筆記或是讀課文時，就會聽到有人怪聲怪氣的模仿自己講話跟動作。

好噁心。

明明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但只是一小時トド松就覺得快受不了，讓他很想揍班上的人一拳。這種排擠方式很輕微，真的只有小聲的取笑，倒也沒有漫畫電視常出現的那種，桌子課本被亂畫啊、鞋子被放髒東西之類的嚴厲霸凌。

但想到自己的哥哥每分每秒都要受到那種無聊的差別待遇，トド松就覺得噁心的要命，尤其他很清楚一松什麼也沒做，他就是個低調又用功的學生而已。

感到受不了的トド松終於去質問一松，縱然一松表示否認，但トド松說出自己曾混入他們班級的事，一松就不再辯解。

「能不告訴其他兄弟嗎？」一松低著頭說著，而トド松看到一松露出愧疚的表情，感到一陣心痛。

「那我能幫你解決這件事嗎？一松哥哥，我實在忍不下這口氣。」

一聽一松就抬頭，露出驚愕的表情，「不，我不能讓你……」

「我沒有說要我一個人承擔啊。」トド松眨眨眼，說這話的時候，他握起一松的手。「我們可以是共犯，一松哥哥。」

一松頓了一下，然後露出羞澀的笑容。這表情トド松幾乎沒見過，這讓トド松倒吸一口氣。

「你這句話就是我最大的支持。」一松輕聲說著，低下頭，將額頭靠著トド松，「謝謝你，トド松。我會再想想怎麼做。」

一松的微笑迷惑了トド松，讓トド松真的覺得先等一會也沒關係。トド松事後回想起來，是因為一松那笑容讓自己太高興了，導致那一陣子滿腦子都只有一松的笑。

結果不知不覺間，一松突然辦了休學手續，回家休息了。

トド松驚訝之餘，又聽說おそ松成為學校的老大，還把他們班上的人恐嚇一頓。

搞什麼？一切都發生在自己不知道的時候，自家的兄弟突然就開始走番長漫畫路線了？而原本想保護起來的一松被逼著當家裡蹲？トド松其實有點生氣一松被逼迫到這種程度，事後故意在女生圈子製造輿論，說沒理由就排擠人的人最討厭了，好讓一松班上的男生也嘗嘗那種被排擠的滋味。

但事到如今，來不及了。

明明先一步的是自己，一松卻在他不知道的時候，被おそ松掌控住了。

トド松感到難過。在一松休學以後，自己也曾努力地與一松建立起只有他們兩個才明瞭的共犯關係，就連這點也要被おそ松破壞。

問題在於おそ松嗎？又或是自己沒抓好時機呢？但回想起來，最初讓一松失去笑容及立足之地的，可不是松野兄弟，而是一松班上的人。

沒想到那群人一點都沒反省，照樣還拿一松哥哥來取笑。トド松捏緊球，壓抑著怒意，把球輕拋向カラ松。

為什麼在自己認為一切沒事的時候，那群人又出現提醒他們還存在？本來以為結束的事，難道還會持續延續下去？這會是什麼惡兆嗎？

トド松笑著跟較友好的兩個哥哥玩著拋接球，卻有些心不在焉。

他心想，希望不要是自己想太多了。

試閱八　（作者:小山羊）

一松獨自待在家裡的時候，多半是靜靜地坐在房間角落，有時看看書，有時看課本自習，有時會逗弄窗子爬進來的貓。由於在家的時間真的很多，加上おそ松希望一松不要出門，坦白說，一松在家裡太閒了，閒到不用おそ松拜託就會主動從他的書包拿出作業來寫。

他不討厭課業，甚至可以說還滿喜歡學習的。トド松及十四松替他從圖書館借回來的書，他每本都有好好看完。

這樣的一松，卻覺得待在家裡比待在學校舒服多了。

坐在房間角落看著數年來幾乎沒變的房間，一松覺得十分放鬆。

因為，像我這樣的垃圾，哪怕是駝著背擺出令人不快的表情，也沒人嫌棄呢。一松有些自嘲地笑著，然後放鬆身體靠在牆角，閉上眼睛。

實際上自己的確從令人厭煩的環境逃出來。

哪怕トド松曾經質問他，是おそ松強迫他休學吧？

おそ松在知道一松被冷霸凌後，以惡質的方式惡整了每一個霸凌者，恐嚇冷眼旁觀的學生，笑著說一松是他的弟弟，誰也不准欺凌。搞成這樣，教師都心知肚明只是假裝不知道，而令學生們又懼又恨的局面，就算おそ松沒有拜託チョロ松幫一松休學，一松也沒有顏面回到班上好好上課了。

但，一松並不討厭。

不如說他以此為藉口，順理成章地逃避了學生的責任。

一松沒有自己決定過關於霸凌的事，默默地被欺負，默默地讓兄長替自己出頭，默默地任著哥哥們替自己辦好休學手續，離開了學校。從旁觀察的人不是覺得一松軟弱沒主見，就是既被欺負、又被哥哥們擺布很可憐吧。

不過若是一松主動反抗，主動說要退學的話，結果又會如何？被當作不配合班上氣氛的白目，以及逃避學校的懶惰傢伙吧。事實上，一松覺得這種形象更適合自己。

看起來被哥哥逼到牆角的他，其實是躲在大哥的背後，隱藏著懦弱的形象，安穩地縮在角落而已。

一松可以對任何人說，他感謝兄弟們在霸凌事件後所做的每一件事。他雖然是這樣的垃圾，他的兄弟卻是各個都為他著想。

而那之中，扮演著壞人、成為學校魔頭的おそ松，一松最為感謝。

——而一松也明白，おそ松為了一松做這些事，是要一松付出代價。

唰啦一聲，房間的門被推開了。

一松抬起頭，站在房門前的，是長男おそ松，他一臉疲憊，咚的一聲將書包扔在地上，然後面無表情地走向一松。

一松沒看時鐘，但他記得自己剛吃完飯沒多久。理論上おそ松不該出現在這裡，算算還沒到下午三點，距離放學還有段時間。

而おそ松在一松面前跪下來，伸手環住一松的身體，將頭埋進懷裡。

おそ松的吐息隔著衣服透進來，一松感覺到一股熱氣，暖暖的，濕濕的。

一松眨眨眼，懷裡的おそ松一句話也沒說，只是用頭輕蹭了一下。雖是沒說話，但摟著一松的手卻像要傳達什麼似地，先是輕輕地按著一松的背，像讓手指在一松背上走動般地輕點了幾下，然後緊緊摟住，掐得一松有點痛，維持了幾秒後又鬆開，輕輕地在一松背上打著圈，癢得一松微微皺眉。

「一松……」おそ松閉著眼，在一松懷裡鑽啊鑽的，頭髮都弄亂了才停下來，然後睜開眼，盯著一松，「不問我怎麼了嗎？」

「唔。」一松伸出手，輕輕地拍著おそ松的頭，「おそ松哥哥想說的時候，我才問。」

「問一下嘛。」おそ松有些撒嬌地說。

「おそ松哥哥為什麼提早翹課回家？」一松低聲問著。

「唉，也沒什麼啦。」おそ松放鬆地笑出聲，那表情像是剛喝過酒般快樂，「今天剛好做出路調查，老師看到我寫的把我叫過去唸了一頓。真是的，我第一名真的就是想跟弟弟們快樂地住在一起啊。」

「這樣會被唸是當然的吧。」一松輕輕笑出聲。

おそ松發出哈的一聲，整個人沉下來，躺在一松的大腿上。

「我也明白啦，然後老師又繼續抱怨著，說我其他弟弟至少比我有常識多了，還說搞不懂為什麼休學的不是我而是一松。唉，其實這都還好，只是有點小不爽而已。本來想說下午就翹掉，躲在倉庫睡一下，誰知道，一出去就看到那些只會在別人背後竊笑的傢伙們。」

一松皺了一下眉，おそ松見到了，就伸手，抹開了一松的眉間。

「沒事喔，雖然講著讓人不愉快的事，可是我走過去，笑著跟他們講幾句話，他們就不說話了。一松，你沒事的。」

話是這麼說，但談論的應該是跟自己有關的話題吧？一松將おそ松的手抓下來，兩手輕輕地覆在上頭，靜靜地看著おそ松。

「－－只是在偷偷摸摸地商量怎樣報復才好。卑鄙的傢伙只想出陰招，欸，一松，別隨便靠近窗戶，也別隨便出門喔。」反手握住一松的手，おそ松眼睛半瞇，露出愉快的笑容，「你只要讓哥哥我來保護你就好了。」

啊啊，就是這樣呢。

一松輕吐了一口氣，任由おそ松搓著自己的掌心。

自己非得待在家裡，這是おそ松的「希望」，是おそ松故意造成的局面。對おそ松來說，現在這個只能待在家裡，不能走出門外的一松，是最理想的「一松」吧。

正這麼想，おそ松稍微調整一下姿勢，側躺在一松的大腿上，然後像嬰兒般地蜷曲起身體。おそ松閉上眼，從鼻子發出輕哼。

「一松，你只要待在這裡就好了。待在這裡，所有的兄弟都能幫助你。」講著，おそ松眼睛半睜，平視著前方，「否則，我會很不安的啊。」

一松頓了一下，伸出手，輕輕地撫摸著おそ松的頭髮，像是替貓順毛一樣，直到おそ松眼睛再度閉起來。

對おそ松來說，一松是特別的。

不單單只是一松是容易控制、被榨取而不會反抗的弟弟。他們是何時變成這樣的？是在那個討厭的事件發生後嗎？一松想。

似乎不是在高中才變得這樣的。

中學的時候，一松就稍微敏銳地察覺到變化。

最初是原來都一直在同一班的他們，到了中學全數被拆班。本來就有些內向，個性又特別認真的一松，由於無法融入班級，又難以忍受那種團體中熱絡積極的關係，讓一松會在下課時主動離開班上，到沒人的地方靜靜待到上課才回教室。他過了好久好久才意識到，那時就已經有交際障礙的前兆了。

他沒有特別讓其他兄弟知道，然而，常翹課的おそ松卻發現一松逃避班級的現象。

那時おそ松主動拉著一松的手，在下課時拉著一松亂繞，笑嘻嘻地要一松陪自己打發時間。旁人看來，是哥哥黏著弟弟使他無暇參與社交，說不定真的是這樣，但一松卻慶幸おそ松給一松一個很好的藉口，讓他遠離班級卻不會因此被霸凌。

問著おそ松「為什麼」，おそ松會想一下，然後如此跟一松說著。

「我們能理解一樣的痛苦。」

啊啊，是這樣的。中學以後、高中以後才能體會的，將六胞胎拆散不得不強行面對生人的痛苦。其他兄弟都好好地適應了，おそ松看似也跟同學關係很好，但是，原來他跟自己一樣，覺得這種狀態很痛苦。

如此一來，看著彼此的時候，就會想起「有其他兄弟想回到當初那個時光」，於是他們蹭在一起，互相取暖，好像這麼做就能回到小學那快樂的年代。

對おそ松而言這麼重要的一松，在高中時卻受到那樣的欺凌，讓おそ松產生了變化；原本只是喜歡打架發洩力氣的おそ松，在那個時候，在兄弟的協助下打倒了所有不良少年，成為學校的王後，徹底地警告所有欺負一松的人別再接近他。

結論就是，おそ松強迫一松待在家裡，是因為他受傷了。

沒能即時發現一松的痛苦，沒能阻止一松被欺負，這讓おそ松受到了打擊，一松明明是他唯一能懷念過去的同伴。

所以おそ松得將一松藏在家裡，一松走到哪裡，おそ松必須陪在他旁邊。為了控制一松，おそ松刻意地對一松做著不是兄弟該做的事，親密地撫摸及擁抱，將舌頭伸入口腔的接吻，おそ松的行為彷彿將一松看作是戀人。

這是否是戀愛，一松並不清楚。但他的確明白おそ松不能沒有他。

おそ松像是受到創傷而哭泣的孩子，為了好好地保護屬於他的玩具熊而緊緊抱在身上。

一松明白，自己作為「玩具熊」，對おそ松有著特別的意義。

回想著這些，一松撫摸おそ松頭髮的動作沒有停，而おそ松先伸手，捉住一松的手後拉到自己嘴前，伸出舌頭舔了掌心。

「……嗯。」一松微微皺眉，突然濕冷的觸感讓他有些發抖。

「一松。」おそ松眨眨眼，輕吻著一松的指間，望著他，「六兄弟之中我最擔心你，你明白嗎？」

一松眼睛半瞇，對著おそ松輕輕點頭。這不是おそ松第一次表明這件事。

おそ松又輕輕咬了一松的手指，在聽到一松發出低喘的時候，おそ松舔了一下留著齒痕的部分。

「一松，能不能答應我，不要在我不知道的時候離開家門？」

在おそ松這麼問的時候，一松愣了一下，注視著おそ松好一陣子。嘴巴半張的一松微微顫抖，動著嘴唇，想說點什麼卻說不出口，看起來十分為難。

他原本想答「好」——

一松卻說不出口。真奇怪，明明，他沒有獨自出門的理由。但在他思考著給おそ松承諾以後的事，腦中卻突然浮現其他兄弟的臉。

似乎看穿了一松的心思，おそ松瞬間露出不悅的表情，然而在他看到一松那副驚恐的表情後，おそ松稍微覺得有點高興，於是用手指勾著一松的手指。

「好啦，我讓步。除非家人以外的人陪著，否則你不要出門。」

「……嗯。」一松這才露出放鬆的表情，對おそ松點點頭。

看到一松如此老實的反應，おそ松笑開了嘴，爬起身，環住一松緊緊摟著，在他耳旁輕蹭。

「吶，一松。」おそ松對著一松耳語，熱氣噴在一松的耳廓上，讓一松發出細細的呻吟，「差不多該成為我的人了吧？」

「欸？」一松輕輕喘氣，還在思考おそ松在說什麼時候，おそ松的手已經伸進一松的衣服裡，撫摸著一松有些發熱的身體。

一松抿了抿嘴，稍微別開了頭，偷瞄おそ松，而他發現おそ松也在注視著自己。

「不行？」おそ松一臉天真地問著，指尖從胸口滑到一松的肚皮，指頭按了按他軟綿綿的肚子。

也不是行不行的問題。一松很不看重自己，本來覺得沒什麼。

但他猶豫著，心裡想著不能在此時給おそ松明確的答案。

一松看到おそ松有些失望的表情，難得地產生了罪惡感，但也沒出口道歉。他應該跟おそ松道歉嗎？是做錯了什麼，違反おそ松的期待嗎？躲在おそ松背後的他知道，這是要付出代價的，所以一松任おそ松控制他的行動，替他寫作業，還有任おそ松撫摸他的身體。

但，原來自己還有所底限嗎？

到底為什麼猶豫？一松自己都不理解。

他靜靜地望著おそ松，看おそ松從那沮喪的神情，慢慢轉變為隱怒。おそ松面無表情地瞪著一松，手慢慢地往下移，快要伸往褲子。一松抿了抿嘴，在這種時候，他不敢反抗。

在一松僵硬著身，感覺おそ松的手慢慢滑向下腹部時，唰的一聲，房門打開。

站在門後的是チョロ松。

他瞪大眼，不可置信地看著摟在一起，手快伸進褲子的おそ松及僵硬著身的一松，然後張口說著:「你們在搞什麼？」

「親熱。」おそ松眨眨無辜的雙眼。

「不是這個意思！你不是答應過了－－」チョロ松張開口，儘管說話的語調放慢，還是因為激動而有些結巴:「你、說過、會讓我在旁邊……」

「別那麼激動，你嚇到一松啦。」おそ松咧開了嘴，將頭靠在一松的頸邊，「啊呦，我們又沒做什麼你沒看過的事。」

一松眼睛飄向チョロ松，但又很快飄向沒人的地方。因為剛剛的事被打斷，一松鬆了口氣。

但チョロ松可沒放鬆。他張著嘴，盯著他倆，看了好一陣子。

「－－老師說明天有考試喔。」

「欸，真的假的？」おそ松抬起頭，露出困擾的表情，「一松幫我考試好不好？」

「可以是可以。」一松眨眨眼，「可是這樣我得去學校。」

「那不要。」おそ松笑嘻嘻地趴在一松胸口上，「考爛就考爛了。」

看著他倆的互動，チョロ松扁了扁嘴，然後跨步走向他們，將おそ松拉離一松。這麼做的時候，おそ松露出不滿的表情。

「媽要我們幫忙買菜，我一個人提不動。」

「其他弟弟回來不就行了？」おそ松不解。

「你也真是，偶爾也做點家事啦。」チョロ松出口抗議，おそ松則是故意別開頭假裝沒聽到。

在這個瞬間，チョロ松塞了張紙條到一松的兩掌間。

一松愣了一下，抬頭看著チョロ松及おそ松還在拌嘴，而是一松默不作聲地將紙條塞進口袋。

「おそ松哥哥，不然這樣，我跟チョロ松一起去買菜。」

「一松要去嗎？」おそ松回頭看著一松，笑得瞇起眼，「這樣我們三個人一起出發嘛。」

口中埋怨著只不過是買菜卻要這麼多人去，チョロ松偷瞄了一松，看到一松用手輕輕拍著口袋示意，チョロ松露出淺淺的微笑。

說不定，他真的能跟一松私下感情變好呢。